

我的校长丁石孙

作者：王荒

丁石孙是北大历史上值得记一笔的校长。为什么呢？他是北大唯一一个民选校长。

要说清丁石孙对我的意义，还得先从我转系的事儿说起。1984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微电子学专业。上了大学不久，我就意识到我和我的微电子同学们有着巨大的差距。我的学习能力也还算不错，但除了应付考试之外，我对微电子专业没有一点了解。我的大脑用于储藏八卦的区域里，没有一丁点库存是分配给微电子学的。中国的微电子产业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？台湾如何？新加坡如何？如果现在建一个芯片工厂，应该建在上海还是建在北京？中科院半导体所和北大微电子哪家强？同学们聊的这些都让我如坠五里雾中，让我深感自己的无知。反过来，每次一到中文系宿舍，我立刻就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《荷马史诗》应该比作中国的《西游记》还是《水浒传》？乔治·桑更爱缪塞还是肖邦？这一类八卦，我随时都插得上嘴。

在北大的第一年，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转到中文系去。

在八十年代，中国人所能拥有的自由少得可怜。大到迁徙自由，小到转系自由，都是连想都不用想的。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。一个国家每年出产多少钢材，多少棉花，建造多少大楼，都必须由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来决定。同样的道理，国家需要北京大学每年生产五十名电子工程师和五十名编辑，结果北京大学却生产了四十九名电子工程师和五十一名编辑、记者，那么国家的计划就被破坏了。

在1984年的中国，要争取从计算机系转到中文系的权利，其难度相当于在2000年的美国争取同性结婚的权利。

我万万没想到，在大学二年级开学不久，北京大学宣布允许学生提出转系申请。一夜之间，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就变成了现实。这个奇迹的实现，得益于1983年上任的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。

丁石孙1927年生于上海。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时报考大学。那

时物质短缺，生活艰难，当时上海的电力公司是外国人办的，工资比较高，于是丁石孙就报考了电机系。但是，念电机系需要画图，丁石孙不善于画图，考试、作业都只能勉强得 60 分。一年下来，他觉得自己实在无法完成学业，于是转到了数学系。尽管数学专业的学生就业前景并不十分明朗，但在数学系他感到如鱼得水。这个经历让他认识到：每个人必须了解自己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否则会很痛苦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，战败的日本人撤出了中国，但中国人民渴望的和平并没有立刻到来。丁石孙上大学的城市位于国民党严密控制下的南方。他亲眼看到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落后，民不聊生。丁石孙认为：在一个不安定、不公平的社会里，个人不会有前途，所以年青人必须参与推动社会的改革。他积极地参加了学生运动、街头抗议，并因此而被捕。等到他被释放出来，学校已经把他开除了。当时所有南方的学校都有一个“黑名单”，丁石孙就在这个黑名单上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前往北京继续求学。北京虽然也在国民党统治之下，但当时的北京市长傅作义相对开明。丁石孙在北京大学当校长的阶段，几乎每年都要爆发一次学生游行。丁石孙在处理学运的过程中，站在同情学生的立场，大概也和他自己年轻时这一段经历有关。

1948 年，丁石孙来到北京清华大学上学，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大学数学系当老师。1966 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北京大学的教学全部中断，所有的教师都被派去做体力劳动，丁石孙也不例外。他被派到农场担任炊事员。丁石孙认为：自己被剥夺了教书的资格是不公正的，但这不是不好好做饭的理由。他天天挑着担子去集市上买菜，要是哪一天能买到豆腐，他就会非常高兴，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，豆腐是人们能吃到的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食物。后来当了北大校长，学生们直接向他反映食堂饭菜不好吃，丁石孙也很乐意解决这一类问题，这大概也跟他当过炊事员有关。

1978 以后，北京大学开始恢复正常的教学和科研，然而当时的北大已经被“文化大革命”撕裂，在“文革”中互相斗争的几个派系一时间无法把宿怨放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毫无管理经验，但却心胸宽阔，为人正直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丁石孙就被大家选为数学系的副系主任，后来又成为系主任。很快，丁石孙表现出

了突出的管理能力，成为北大最知名的系主任。1983年，丁石孙正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，北京大学忽然通知他：你已经被全校教职员员工投票，选为校长。

由北大教职工投票选校长，这在北大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，以后也再没有出现。丁石孙这个民选校长，就成了北大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例。

正是在丁石孙治下的北大，我获得了转系的可能。不过，丁石孙之后的北大虽然在政治上趋于保守，但学生转系的自由还是保留了下来。所以，允许学生转系，也许不应该归功于丁石孙，而应该归功于时代的进步。

1984年12月，我进北大刚刚三个月，就经历了平生的第一次游行。这次游行又被称为“宿舍熄灯事件”。北大学生宿舍从前是通宵不熄灯的。据丁石孙回忆：1984年开学后的一次校长办公会上，有人提出：部分学生晚上不睡觉，会影响别人休息。为保证学生的健康，建议学生宿舍统一在晚11点熄灯。丁石孙知道这件事很敏感，因为北大学生自由惯了，突然要求大家统一作息时间，可能会引起不满。为慎重起见，他请副校长在学生中进行民意调查。副校长召开了两个座谈会，参加会议的多数学生都表态支持晚11点熄灯，于是副校长得出结论：学生们赞成熄灯。

以上是丁石孙的官方回忆。丁石孙难道不知道这种座谈会是怎么回事儿吗？

实行熄灯的第一天，学校里爆发了游行。一些学生包围了中关园四十三楼，因为听说丁石孙校长住在那里。他们举着火把，大声喊着丁校长的名字，但是丁校长的夫人却出现在四十二楼的阳台上，告诉他们：“丁校长已经去了办公室，你们最好还是回学校去找他吧。”

1988年6月，我在从图书馆往勺园走的路上碰见了骑在自行车上的丁石孙。那时我即将毕业，也找到了理想的工作，正处在人生的巅峰上。我很想拦住他，告诉他：“感谢你允许北大学生转系。因为你的改革，使得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。”但不知什么原因，我并没有这样做，只是原地站住，目送着丁校长从我身边经过。

现在想来，其实那时的我就已经对自己获得的自由存在不确定感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对得起这份自由。

本文来源于：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ml9OIFkg6Kf-Tobr4LNeNQ>